



女民兵

群众出版社

0801



大民族

（一）

女 民 兵

(四幕六場話劇)

王 敏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1·5

內 容 提 要

抗日战争时期,一九四二年冬,冀中某县,張家营村曾遭日寇洗劫,民兵队长張鉄梁被奸地主方老七陷害而牺牲,鉄梁妻在党的领导下,英勇地担当起該村的民兵工作,組織了一支女民兵队,坚持对敌斗争,掩护了群众,配合八路军拿下日寇在刘家口的炮楼,歼灭了日寇的一个中队。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书号(总)142(文)91 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 $2 \frac{1}{8}$

1961年5月第1版 1961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45千字 印数0001—5,000册

定价(5)0.20元

人 物

- 鉄 梁 嫂：又名“新梅”，女民兵队长，二十八、九岁。
- 春 生：她的独子，九岁。
- 張 老 居：她的叔公，六十岁。
- 小 仙：她的小姑，張老居的女儿，十九岁。
- 張 老 增：中共張家营村支部书记，后調小区工作，四十多岁。
- 李 书 記：中共区委书记，三十多岁。
- 老 吳：区委交通員，五十岁。
- 广 海：男民兵，二十一、二岁。
- 凤 芝：女民兵，广海的未婚妻，十八岁。
- 二 宝：女民兵，十七岁。
- 小 桃：女民兵，十九岁。
- 旗家奶奶：一个贫苦的孤老太太，六十岁。
- 米喜儿娘：四十二、三岁。
- 大 爱 姐：四十四、五岁。
- 秀 閣：大爱姐的女儿，十八岁。
- （男，女群众多人）
- 方 老 七：又叫方慎修，伪屬地主，六十多岁。
- 雪 花 膏：方老七的儿媳，二十多岁。
- 野 村：日寇中队长，三十多岁。
- 翻 譯 官：近三十岁。

（日、伪軍甲，乙，丙，丁）

第一幕

一九四二年隆冬，一个風狂雪暴的黄昏。

冀中某县張家营，遭过敌人洗劫的民兵队长家里。

幕启时，場上无人。只听得鉄梁嫂九岁的独子——春生在大風雪中呼喊：“娘——啊！娘——”。也有人在喊：“鉄梁嫂”！“春生他娘”！喊声时被風声淹没，焦急、恐怖。

春 生：（用力拉开半門，随着一陣風雪扑进来）娘！（見屋內无人，擦着眼泪又往外走）

旗家奶奶：（一个六十岁，大脚板儿的老太太。穿一件过膝的棉袄，由于怕冷，一支手吞进寬大的袖筒。迎春生上）春生，还没找着你娘哪？（見春生哭，为其拭泪）嚟！别哭哇，那么大小伙子咧，哎……（又连忙堵起灌进風雪来的破窗戶。打火点灯。边收拾边叨念）鬼子杀，汗奸搶，你們看，給遭踐的，这还像个家呀！？这些个該挨枪子儿的鬼子啊，你們遭吧！遭的紧你們死的快！哼，我就不信，你們能把俺張家营的人杀絕……

小 仙：（在門外喊）嫂子！（披一件破花袄，同穿的整洁、圍一条旧式男圍巾的秀閣进来）啊，是旗家奶奶呀。俺嫂子还没回来？

旗家奶奶：沒有。

秀 閣：唉呀，真冷啊，这两耳朵都快冻下来啦！

小 仙：（看她一眼）找不到人，这心里架这么大火，还冷？！奶奶

你說……（到門口探望一下，回來低聲地）你說那一天，鬼子抓俺哥，怎麼就那么巧，那麼准呢？我尋思着……

秀 閣：有坏人？

旗家奶奶：要說坏人，咱村除婆……（看着秀閣）除婆你們北头……

秀 閣：俺們北头哪一家子呀？

旗家奶奶：是啊，除了方老七家是个的屬地主儿，能通那样的坏道儿。

小 仙：秀閣，你不是外人，這話是咱們这么猜疑，可別……

秀 閣：我不說呀，仙姑，虽說俺們是一方家，可那个老东西也沒少坑害了俺們哪。

旗家奶奶：唉，秀閣这孩子懂事儿。別瞎猜啦。仙哪，我看你們快到你哥坟上去找找。

秀 閣：这么大的風大雪的，她到坟上去干什么？

旗家奶奶：可別那么說，人要難了受哇，這心就亂啦。早年俺小孫隨他爹，給方老七家挖井砸死，一年多，有个为难着窄的事，不管那是价白天，下雨下雪，我不知不覺的走到他坟上去哭一陣子，这后来呀，慢慢儿的才算想开了……我看哪，她也許跑到鉄梁坟上去啦。

秀 閣：仙姑，你自个儿去吧。我……

小 仙：唉呀，好秀閣，你就忘了俺嫂子那会儿怎么帮助你啦，你娘不让你到外村上高小，她給你說情儿，回村教識字班她給你召集人，可这会儿环境殘酷咧，你……

秀 閣：不是，仙姑，回去晚了，俺娘又不依呀！

旗家奶奶：不碍，閨女，你娘不依，我兜着她！去吧，找人

要紧。

秀 閣：嗯。

小 仙：走！（把自己的破花袄披在秀閣身上。二人同下，風雪又刮进来）

春 生：姑，我也去！

旗家奶奶：（把春生扯回来）看，多冷啊！回来，奶奶給你点着火
暖和暖和。（在鍋里添水；灶下点火）

張老居：（先在門外咳嗽两声）鉄梁家！

旗家奶奶：（一听就知道是誰）什么年头儿啦，还那么多穷“叔公
礼儿”，你就进来吧！

張老居：（又高又瘦，有点駝背，穿一件旧棉袍，戴一頂脫光了毛的破皮
帽，挂根棍子进来）是你呀，大旗家。我当是鉄梁家回来
啦。春生，吃飯了沒有？

春 生：沒有，爷爷。

張老居：这不是，后晌飯也不做，扔下孩子不管。小仙也不
照面儿，一个一个的，沒的又开会去啦？！真（真讀如
沉）是……

旗家奶奶：（指点着張老居）你呀！我这老嫂子又該罵你咧。从
打鬼子杀了鉄梁，侄儿媳妇整天价不吃不喝的，还担着
那村里的工作，你就看不見？不心疼？光是罗罗罗，
罗罗罗的瞎埋怨。

張老居：唉！工作？妇道人家頂什么用？有这个情腸啊，就
該收收心，好好的把張家这条根儿拉扯大。常說：“君
子报仇十年不晚”！迟早有咱翻手的那一天。

旗家奶奶：唉呀！老居兄弟，照你这么說，还得十年咱才能
翻手？

張老居：你反正这会儿不行。二十四团那枪支多硬可？还开走了呢。哼！你当我不恨鬼子啊？！我恨的他們牙根儿疼！有什么法儿，可眼下人家是“賊星发旺”啊！

旗家奶奶：別竟說那泄气話，把腰板儿挺直点！……

張老居：（沉思，自語地）这不，又唧咕着成立“維持会”呢。

旗家奶奶：这是誰出的馊主意？

張老居：誰？北头那几家上中戶儿唄，还要把方老七請出来哪。說他“手眼大”能維持。

春 生：爷爷，咱們可不當“应敌村儿”。

旗家奶奶：唉呀！这才几天不出“淨門夫”哇？再要让方老七得了势，那还了得呀！哎，这事老增知道不？

張老居：知道又有什么法儿？依我看，方老七是地主儿，可不准是汗奸。你沒見天天罵他那汗奸儿子呀，別管怎么着吧，只要他能支应一陣儿，年輕人們不吃亏，等着咱八路軍回来就好啦。（風声）唉，这算个什么年头儿啦？看，这風雪，老这么紧一陣慢一陣的，就沒个停啦！（边叨念边往外走）

旗家奶奶：你干什么去呀？

張老居：挂心哪，我也去找找她去呀！……（下）

旗家奶奶：（隨到門口）小心着，別摔散了你那老骨头架子！

（关門，把春生拉到灶边）来，春生，快烤烤火。

春 生：嗯。

旗家奶奶：坐到奶奶跟前，听奶奶跟你說几句话。孩儿来，你也不小啦，一过年就十岁，也該知道个长短高低啦，記住哇，孩儿来。今年腊月二十三哪，你跟你娘上姥姥家去啦，你爹，就那一黑价在家里睡的，說也

怪，榜明子呀，那鬼子汗奸，直堵着就进院啦，“压頂”的“压頂”，砸門的砸門，你爹是叫他們打伤了才抓走的呀，走到那半路上，鬼子就問：“你村干部呢？民兵呢？地道在哪？”你爹呀，那可是咱穷人家的好小子，有骨气！不光一字不說，还罵他們，錫他們……后来，走到大寬堤炮楼上，鬼子就把你爹……

春 生：（拭泪）我知道，奶奶。俺爹是叫鬼子汗奸杀死的。

旗家奶奶：不光鬼子汗奸，还有那些个祖祖輩輩欺压咱穷人的財主們，他們跟鬼子一个心性儿，走的是一条道儿。你想啊，孩来，可你爹，是咱穷人的子弟，是給咱穷人拿枪杆子，是給咱穷人办事的，那些財主們把他看成眼中釘，他有个不想借刀杀人暗下毒手的呀，孩来，长心眼儿，要把这个仇恨結結实实地記在心里头。

春 生：記住啦，奶奶，俺娘也是这么教导我，她也說那些財主們是坏人，我长大了一定給爹报仇。

旗家奶奶：好，有志气！这才是好孩子哪……哟！水开啦，我給你留点剩饽饽，等你娘回来好吃。

春 生：俺家早就沒饽饽啦。

旗家奶奶：奶奶回家拿去，哼！鬼子能杀死咱，他可逼不死咱，別看就你当块儿这么个穷奶奶，討吃要吃也不能餓着你娘儿俩。（走到門口又回头囑咐）春生，哪儿也别去啊！（下）

春 生：强。

（風雪瀟瀟，鉄梁嫂渾身雪花，抑制着內心的悲痛。小仙，凤芝，秀閣同她先后进来）

秀 閣：（进屋就嚷）唉呀！冻死啦……（凑到灶口烤火）

春 生：（与此同时）娘！（扑过去，母子二人紧紧搂在一起，慢慢地，春生从娘怀里仰头望着娘脸）……娘，冷吧？

鉄梁嫂：（像听到又像没有听到，像对自己又像对孩子）娘搂着你，就不冷啦……

旗家奶奶：（急步走来）唉呀！可回来啦！（把拿来的餅子递给风芝，过去用手梳攏着鉄梁嫂的头发，悄声問小仙）上哪儿去啦？

小 仙：（給鉄梁嫂拍打身上的雪花，悄声回答）俺哥坟上喂。

鉄梁嫂：（不禁悲从中来，抽泣着伏在旗家奶奶肩上）大娘啊！……（又抑止住眼泪，抬起头）我，我没出息，这心里一时糊塗就……唉，这么大風大雪的，又累你……

旗家奶奶：快別說这个，你們一家子鬧成这个样儿，图个什么？还不是为咱乡亲们哪。孩儿来，得想开点儿，往前看哪。你是咱妇会主任，千不能，万不能，不能再出个好歹儿啦！

方老七：（扶着張老居进来。干瘦，矮小。从他外表的穿着上，很难看出他的地主成份，但他那两支深陷而阴冷的眼，却包藏着內在的奸詐。）唉呀呀！这不是大侄媳妇早回来啦！

（大家为方老七的出现怔住，对他存有戒心）

风 芝：（是个嘴尖舌快，不怕事的姑娘）喂！方老七！你来干什么？！

方老七：真！（讀如沉）这丫头可是越来越沒个大小儿啦。这不是，老居哥摔坏啦，我扶他家来了。（对小仙）仙丫头，还不快搀你爹来……

小 仙：爹！你？……（过去欲搀張老居）

（大家凑过去……）

張老居：揸我干什么？！擦个跤，沒磕破，沒摔伤的！（对鉄梁嫂）鉄梁家！我有句話要跟你說呀。

鉄梁嫂：說吧，叔。

張老居：嗯，鉄梁活着，你爰干什么，由他一手托天，可这
 嚼……唉，我不說，你也該明白。自个儿得收收心，
 好好把春生拉扯大，你指望着他，咱張家門儿这两支
 儿指望着他，可不能再鬧出个差錯来呀！

方老七：是噢！老人看老理儿，小心沒大差呀。常說：“君子防患于未然”哪。大侄媳妇，咱說句靠近的話，我常想：咱县区干部那为国为民，不怕牺牲的精神，我真是佩服，可就是咱这本乡本土的沒法儿跟人家比呀，你看，人家空手落利脚的，鬼子来了就走，鬼子走了就来。咱村干部就不行啊，誰不是老的老、小的小一大家子呀，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寺”啊……

鉄梁嫂：照你这么說……

方老七：哎，照我說这抗日吆。当然得坚决，不过，鉄梁这一死，留下你們孤儿寡妇的不好过呀。唉，别看鉄梁在世的工夫，俺爷儿俩有个“小过节儿”，可常說：“美不美乡中水，亲不亲当乡人”哪。我跟老居哥不会指給你瞎道儿走，把心放在孩子身上吧！

張老居：嗯，是啊。

方老七：往后啊，缺着短着的，說句話，大叔还能看着你娘
 儿們受憋？

鉄梁嫂：（厌恶地）俺穷人自有穷人路，担不起大叔的“周济”，
 孩子也不用你操心。

春 生：少管俺家的事儿。

旗家奶奶：（拉过春生，譏諷地）哼！人家七先生可是咱張家营的大善人哪！

方老七：唉，我这心是唯天可表哇！

（大爱姐儿在外边喊了几声秀閣，随后进来）

鉄梁嫂：（忙迎过去）快进来，三嫂子。

大爱姐：（直奔秀閣）又上这个是非窝里来，找死啊，你个死閨女！

小 仙：三嫂子，你这是……

大爱姐：我怎么咧？俺小盼儿是（轉对鉄梁嫂）是你家俩口子动员的当了民兵，这回又支派的进了山，人家都說回不来啦，要是真有个一差二錯，（抹泪）你，你就得还我儿子！

秀 閣：娘！你……

方老七：盼儿他娘，說話不可帶气。这不怨大侄媳妇他們，这是給共产党办事，咱們不坚决还行？！（对众）对吧？

鉄梁嫂：不对！三嫂子，可別听閑話呀！你家盼儿作的是抗日工作，抗日工作不光是給共产党办事，是咱老百姓自己的事。

方老七：对，对，对，那是咱們大伙的事。

旗家奶奶：（搶前一步）大爱姐儿，你家小子上山里头去两天，你就急的象猫吼子，想吃人，我問你，人家那为抗日把命搭上的呢？！

張老居：（瞪大爱姐一眼）哼！

大爱姐：（强詞夺理地）那，那是他們跟人家打仗打的，他們不过，俺們还得过呢，哼！秀閣，咱走！

凤 芝：恬着臉的說这话，也不害个臊！

鉄梁嫂：（制止）凤芝！

大爱姐：（轉来，端詳着凤芝）哟，这不是老六疙瘩家那闺女呀？
俺們不害臊，可沒黑价白天的往民兵队里跑，跟大小伙一块混……

凤 芝：
小 仙：（二人同时）你，你說誰？！

大爱姐：誰覺虛我就說誰！

秀 閣：娘啊，你……

大爱姐：（身子一扭，扯定秀閣）死闺女，給我走！

（突然一声枪响，大爱姐連忙縮回来）

众：（惊怔）啊！枪，哪儿放枪？！

（方老七退至門旁）

張老居：快！鉄梁家，快給我帶着春生躲出去！

鉄梁嫂：叔哇，鬧不清情况，怎么能……

張老居：（火急地）看，看，你，你还不动！春生要出了差儿，我……

冀家奶奶：唉，你呀，沉着点气，咱村口上有放哨的。

小 仙：爹，你快回去吧，有情况俺們知道走。（一边說着把張老居推下）

大爱姐：（扯秀閣）闺女，咱快走……

秀 閣：（无可奈何的）嬌子……

（秀閣娘儿俩下）

鉄梁嫂：凤芝，誰放哨哪？

凤 芝：是，唉呀！是广海！我，我去看看他。（急往外走，广海浑身泥雪，提一条“汉阳造”步枪，冲进来，把凤芝撞个趔趄）

众：（迎过去，急问）广海！放枪是怎么回事儿？

(方老七閃在門旁靜听)

广海：汉奸！

众：(惊)多少？到哪儿啦？

广海：唉！他媽的，一枪沒打着……

众：(更加着急的乱問)誰打的誰呀？光汉奸哪？有鬼子沒有？……

凤芝：(情不自禁地毆广海一拳)唉呀！你呀你，倒是有多少汉奸？在哪儿？是你打的汉奸，还是汉奸打的你？說不清道不明的，我怎么就修下你……(自知失言，羞紅臉立即停住)

铁梁嫂：广海，別急，倒是怎么回事？

广海：在，在方老七家(方老七一惊急溜下)……

铁梁嫂：广海！(連忙制止广海，用眼睛搜尋着)哎？！方老七什么时候儿走啦？

众：啊？！(惊疑，搜尋)……

广海：什么？方老七来过？

众：(面面相覷)……

铁梁嫂：先不管他，你快說！是……

广海：在方老七家后門旁边儿，有个可疑的家伙，我喊：“誰？站住！”那家伙撒腿就跑。唉，都怨我，一枪沒打着，他媽的，叫他跑啦！(泄气的蹲在一旁，又忽的站起来)铁梁嫂！我看咱村要坏大事！那家伙一准是奔方老七家来的！

铁梁嫂：奔方老七家……(怀疑，沉思，自语地)莫非，莫非铁梁这事真是他……

旗家奶奶：对呀！我也是这么想。孩来，咱可千万得提防着

这个老狐狸呀！你們在这儿合計合計，我去看看他又想要什么花招儿。（下）

鉄梁嫂：可要留心哪，大娘！

小 仙：看！也不知道老增叔什么时候从区里回来，这，这怎么办？

广 海：管他三七二十一咧，趁早把他媽方老七抓起来再說。

凤 芝：走！連他家那个汉奸老婆雪花膏一块儿抓！

春 生：我也去！

（李書記完全农民打扮，腰間插一支敞开机头的驳壳枪，提一小包，上）

众 ；啊！李書記来啦！

春 生：（跑到李書記身边）李大伯，你可回来啦！我一个勁儿的想你呀。

李書記：（把春生攬在怀里）唔，唔，好孩子，大伯也想你呀……

鉄梁嫂：李書記，老增叔呢？

李書記：他跟旗家奶奶說句話，随后就到。

广 海：李書記，剛才的事您知道么？

李書記：我知道，旗家奶奶对我說啦。（站起来，走开两步，回头对众）这問題，你們怎么看哪？

（張老增，墩实个儿，戴一頂“猴帽”，棉袄大襟翻起来掖在“搭包”上，背半布袋粮食上）

小 仙：这不老增叔来啦。（同凤芝过去接下布袋）

李書記：怎么样，老增？

張老增：方老七回家啦，我叫旗家奶奶看着动静呢。

李書記：嗯。（接着前边的話）这些日子，出的这些問題儿，决不能看成是碰巧的事。你們不是研究过方老七嗎？

鉄梁嫂：是啊，自打作統累稅那会儿，咱支部决定打击他，
由春生爹出头，揭发了他瞞的那“黑地”……

广海：那一下子，算把他那个开明士紳的“亮帽”給摘啦。

鉄梁嫂：村政权归了咱基本群众。当时算着他怎么也不能
“善罢甘休”哇，誰知道两年多，他一直对抗日工作不
說二話。

凤芝：哼！装的到像那么回事的，还常罵他那个汉奸儿子。

小仙：听說跟城里的亲戚也不来往啦，儿媳妇压根儿沒回
过娘家。

李書記：哼！狐狸再变，也遮不住他那一身臊。象方老七这
号儿人，就是到他进棺材的时候儿，对咱穷人也不会
老实。

張老增：要不鉄梁这事儿，俺們就怀疑他哪。

李書記：是啊，这問題，我們一定要弄清楚，……（停顿一下，
沉痛地）鉄梁同志牺牲啦，这是咱們的损失，也是咱們的
教訓哪……（走到鉄梁嫂面前，关切地）新梅同志，你难
受，你困难，党和同志們，都知道，（递过小包）这是区
委几个同志凑的几件衣裳；那是一点儿粮食，你就跟
孩子凑合着……

鉄梁嫂：（激动地）李書記……这，唉！这困难，我，我能咬
牙，鉄梁的仇，我記在心里，就是眼下这环境，村里的
工作，乡亲们的心勁儿……唉！

張老增：“五一”扫蕩的时候，都沒这样过呀！青紗帳一倒，
村干部又一出事，群众情緒就……

凤芝：你們沒見剛才秀閣她娘那架勢儿呢。

广海：連俺們民也有个別叫家里拉了后腿的，像来喜儿、